

抗战史诗的多维叙事

徐里



▲少年英雄王二小(雕塑) 曹春生

金秋时节,北京的艺术展览空间因抗战主题美术作品展的相继开幕呈现厚重的历史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人民必胜”主题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办的“中流砥柱”主题展、在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美术馆举办的“丹青铸魂”主题展等,掀起阵阵观展热潮,每一个展览都从不同角度打开历史的窗口,形成互补与对话。观众在作品前驻足沉思,通过画面走进历史深处,共同感受烽火岁月中民族精神的磅礴力量。

主题叙事上,三个展览共同聚焦历史记忆的视觉呈现与伟大抗战精神的传承,策展理念各具特色。“人民必胜”主题展以时间顺序

为线索,分“序篇”“国难当头”“浴血奋战”“伟大胜利”“走向复兴”五大篇章,强调历史逻辑的连贯性。“中流砥柱”主题展以视觉思辨构建历史认知,分“民族脊梁”“众志成城”“得道多助”“维护和平”四大板块,从领导核心、民心所向、国际同盟、未来之思等角度揭示抗战胜利的深层逻辑。“丹青铸魂”主题展,则强调英雄个体与抗战史的深度融合,以具象的人物故事,打开鲜活、独特的视角,呈现宏大抗战叙事,凸显历史洪流中的精神坚守。

展品选择上,因各自的定位、馆藏资源与学术视角不同,三个展览在作品面貌呈现方面各有亮点。“人民必胜”主题展兼融经典与创新,既有徐悲鸿、齐白石等大师的传世之作,也有新时代主题创作工程的佳作,通过梳理作品谱系形成历史与现代的对话。“中流砥柱”主题展,汇聚吴作人素描《重庆大轰炸》、李斛中国画《战火中的难民》等名家之作,强调艺术本体的历史价值与精神高度。“丹青铸魂”主题展,以特别邀约、定向创作的新作为主体,通过当代名家对同一主题的个性化解读回应历史。

参观这些展览最深刻的感受,是抗战美术作品最大的特征在于其历史的真实性。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随时准备应战的乡村,从英

勇无畏的战士到坚韧不拔的百姓,每一幅画面都诉说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共同构成了抗战叙事。同时,抗战时期创作的作品也彰显了美术工作者当年义无反顾投身抗战、描绘抗战、宣传抗战的坚定信念和艺术精神。一幅幅画面所叠印出的烽火岁月和全民族抗战的无畏身影,是美术工作者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思想情感的真切流露。这种“双重真实”为我们今天阅读历史提供了宝贵路径。尤其是在当年摄影技术还未普及的情形下,各类表现抗战期间战斗与生活的

▼百团大战(油画)



美术作品,成为和文物一样可以“证史”的珍贵图像、“明史”的重要载体。它们从现实感受中来,又在艺术创作中得到升华,以独特的艺术语言表现了中国人民共同的意志与心声。由此可以说,抗战美术印证的不仅是一个个历史的真实画面,更印证了中华民族在世界反法西斯浪潮中挺立的脊梁和永不磨灭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奋勇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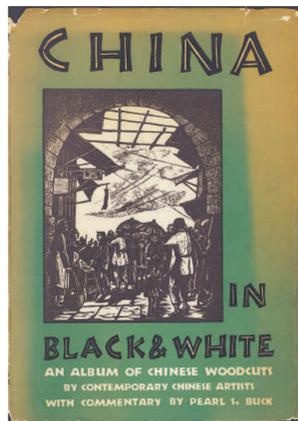
在中国美术史上,从未有过像抗战美术一样,各地美术家围绕一个重大主题齐心协力、共同开展创

作;在世界美术史上,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美术工作者不仅在抗战时期为了共同的目标携手奋斗,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同样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技艺,持续创作着抗战主题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凝结着美术工作者对历史的敬畏、对英雄的礼赞、对和平的向往,可谓是新时代美术工作者对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应答。它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当我们站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那些镌刻在画作上的抗战记忆,正在一代代美术工作者的笔下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形态,正通过一个个主题展览不断展开新的艺术叙事。这种在传承中创新、在纪念中超越的实践,正是对抗战精神最好的弘扬,对红色基因最好的传承。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主任)

孙立新



烽火木刻的运行

陈都

两年前,我在旧书网上淘得一本《俄罗斯国立东方博物馆馆藏中国新版画》。翻开这本厚厚的外文图录,我大为震撼——很多作品是博物馆于抗战时期收藏的木刻,不少是国内闻所未闻的孤品。更令我感到惊喜的是,研究人员对作品进行了详细著录。由此,我从一幅幅具体的作品,看到了历史人物,又由人物看到了中国抗战美术的海外之旅。

回望当年,抗战美术对外传播的起点,来自美术家在困境中寻求突围的种种努力。在欧美,最初的传播更多依赖个人力量。徐悲鸿、刘海粟、张书旂、张善孖等人,通过义展、义卖吸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从而更好地为中国抗战募集资金、争取各类支持。

1937年至1939年,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美术的国际传播迎来第一个高峰。旅苏美术家陈依范主持的中国革命艺术展,在欧美巡展。此时,中国的美术工作者直面战争,描绘血与火,展现中华儿女顽强不屈的斗志。展览突破战火封锁与国际舆论的隔膜,通过新兴木刻与漫画简练、直白、强烈的视觉冲击,跨越语言障碍、文化差异,让彼时的国际社会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正如陈依范所述:“通过这次展览,让西方的进步知识分子深信,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意识和爱国情怀是多么强烈。”

通过抗战美术,中国人民勇毅不屈的精神与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产生共鸣,也激发了不少侨胞的抗战热情。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美术交流更加频繁,尤其是通过木刻艺术不断形成互动。1940年前后,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冬宫博物馆相继举办了多场中国文化艺术展览,数以百计的抗战主题中国画、木刻与宣传画参加展出,让当地民众对中国军民同心抗敌的壮举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正是凭借抗战时期文化交流的成果,今俄罗斯国立东方博物馆建成了世界罕有的中国新兴木刻、抗战木刻的庞大馆藏体系。

频繁的对外交流,促使国际社会更多关注中国抗战美术,甚至形成了收藏热潮。1942年,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携带50余幅中国木刻作品赴美,在纽约展出。1945年,美国《生活》杂志专页刊发“鲁艺木刻选”,标题为《木刻帮助中国人民战斗》。同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主编的《从木刻看中国》在纽约出版英文版,不仅收录了中国优秀抗战木刻作品,更展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这些展览和出版表明,中国抗战木刻实现了文化“渡洋”,既在国内提振士气,更在国际舆论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中国抗战美术作品依旧在国际上闪耀着光辉。例如,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等人编著的《现代中国木刻集》,今俄罗斯史沫特莱作序的《中国木刻》等,都于硝烟散尽之后相继问世。更有意思的是,中国抗战木刻在战后日本思想启蒙中产生了深远影响。1947年,“抗战八年木刻展”在上海闭幕后部分作品赴日展出,吸引超1万人次观展,直接催生日本“木刻会”的成立。这意味着中国抗战美术不只是对外传播的载体,更成为影响他国社会思潮的一股力量。

由此可见,中国抗战美术的对外传播成功实现了文化价值和抗战精神的有效传递。如今,这些承载重要使命的作品,有不少静静地躺在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研究所里。如何让这些凝结着抗战精神的艺术遗产重回当代视野?如何从中国抗战美术在国际传播中的实践,价值中获得更多启示?我想,今天的美术工作者应有这样的文化自觉,主动收集、建立全球性的抗战美术作品数据库,做好研究、展示与传播,通过国际巡展、数字化博物馆、专题出版等方式让这些作品重回公众视野。同时,让其与今天的文化叙事相连接,成为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同世界人民在战火中淬炼出守望相助的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上图为赛珍珠主编的《从木刻看中国》封面。

作者供图

读懂莫朴

应金飞



▲自画像(油画) 莫朴

他在“中西融合”“传统出新”艺术之路中注入现实主义内核,提倡到生活中去写生,重视素描基础训练,从而催生了“浙派人物画”,也奠定了中国美术学院的教学特色。

莫朴坚持向民间学习、向传统学习,其创作构图有力、形象充实,从《清算》到

《入党宣誓》,再到《南昌起义》等,他的创作扎根于20世纪的祖国大地,通过细致的情节刻画和人物形象描绘,有力揭示时代主题。

从为人到为艺,如何引导观众读懂莫朴?

作为迄今为止莫朴艺术最全面的展示,此次展览以“整体策展”思路,将策展与典藏、研究、教育、传播等环节进行一体化构建,带领观众“寻找鲜活的莫朴”。内容设置以人物为基点。根据莫朴“革命者、艺术家和教育者”的综合身份,展览从“倾心向太阳”“朴直燃心灯”“美育又重谈”“唤起新感情”四个板块,立体展现他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和逐光前行的艺术人生。

展陈形式以创新为起点。文献不再只是补充或说明性资料,而是作为重要展品呈现,并通过幻灯播放将大量摄影作品有效呈现;围绕特定展品设置不同主题声音,从看到听,构建新的文化体验;借助“莫朴数字人”与观众展开互动,并叠加“悦藏”小程序的数字红利,实现藏品资源最大化共享。公共教育方面则量身设定“@青年说”“@速写”“@木刻”等活动,并充分发挥“视频+图文”的传播优势。

以新视野、新技术、新形式“打开”莫朴,让我们触摸到他精神世界的温度——用革命理想照亮艺术方向,用艺术实践诠释时代精神,用教育事业传承文化薪火。重读莫朴,重在读懂其“朴直向阳”的精神品格,即坚守艺术初心、担当时代使命、礼赞人性光辉。

(作者为浙江美术馆馆长)



白露映丹青

杨东渝

白露至,仲秋始。作为自然时序的转折点,白露是连接农业生产、民俗文化与日常生活的重要节气。在画家的笔下,白露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为一种生命状态的表达。

在中国文化中,坚韧的芦苇具有自然与人文双重属性。白露时节,芦苇泛黄、芦花初绽,成为人们抒发秋日诗意的审美载体。清代常与苇塘为邻、与雁相伴的边寿民,自称“苇间居士”,人称“边芦雁”,创作了大量“芦雁图”。传统花鸟画中作为配景的芦苇,在边寿民的画中提升为画面主体,进而成为承载个体生命感悟与哲学凝思的图像文本。芦苇坚韧、萧瑟的形态与文人“孤高自守”的人格理想形成对照,揭示着白露时节万物收敛的自然规律与文人自省精神的内在契合点。

“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白露三候皆与鸟相关,每一候都讲述着鸟类与季节的对话。“雁”作为候鸟中的佼佼者,不仅承载着迁徙避寒的生存智慧,还被视作传递爱情、亲情、友情的信使。历代绘画中,雁是秋景中常见的物象,常常和芦苇组成画面。在北宋崔白和明代项圣谟创作的《芦雁图》等作品里,或见沙岸栖雁,或见鸿雁高飞,既展现了画家对自然的观察,也蕴含着其对生命韧性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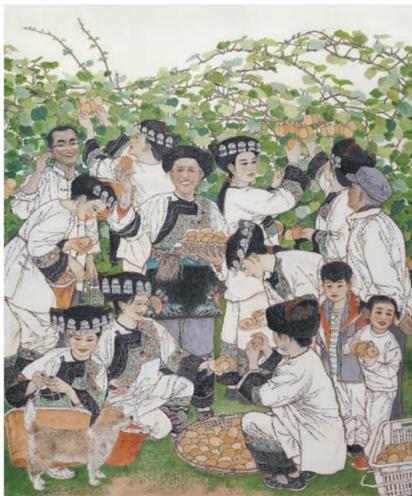
白露时节亦是百果成熟之时,葡萄是代表白露时节的秋果之一。南宋林椿《葡萄草虫图》中,葡萄累累垂挂,螳螂、蛴螬等秋虫伏于藤蔓绿叶间,情态生动。作者以双勾填彩等技法将昆虫翅膀的轻薄或外壳的坚硬等不同质感描绘得惟妙惟肖,显示出敏锐的观察力。色彩上,画面敷色轻淡,葡萄藤的藤叶边缘略以褐色渲染,表明叶片饱经浓霜露露之貌,颇得自然之妙。

秋日的景色最怡人。明代沈贞《秋林观瀑图》作于“洪熙元年秋八月望后二日”。画面取高远构图,山势幽峻,瀑泉烟锁,两人于秋林之下观瀑。作者用线皴笔法描绘山石,以清润墨法渲染秋林。瀑布凝结的水雾,与山林间的雾气相呼应,形成蒙蒙云气横于山间,将画面一分为二,烘托出环境氛围。画上题诗“握手相逢无个事,不因论水更论山”,又将文人在自然中的精神寄托表达得含蓄而深刻。

随着时代发展,画家们在继承传统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为白露题材注入新的生命力。当代画家刘万鸣以“简”为道回归文人画的空灵传统,其《秋风无尽,白露朝霜》以水墨极简语言重新诠释白露意境。低垂的淡墨枝条似沾满晨露,既是白露时节的写实,更隐喻着游子对故土的绵长思念,这种质朴的乡愁叙事并非停留在个人记忆的浅吟低唱,而是通过秋日意象,唤起大众对家园、对自然的共同眷恋。

历代绘画始终在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的辩证互动中演进,古老的节气作为连接传统文脉与人们情感的精神媒介,也必将伴随艺术的发展,呈现日益丰厚的诗意之美。

上图为清代边寿民中国画《芦雁图》。



▲硕果(中国画) 王奋英



本版邮箱:msfk@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徐红梅 吴艳丽 题图设计:蔡华伟

在美术界,能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一本“大红袍”,是很多美术家的梦想。这份荣耀不仅是体现艺术成就、确立美术史地位的社会荣誉和精神嘉奖,还可能成为收藏界的风向标。也因了这份“热度”,导致仿制者蜂拥而至,画作质量、评选标准的认定等,引发各式争议。

现实之变,如何应对? 前辈之功,如何弘扬? 答案,藏在它的起点里。

1993年,繁简字体双版《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丛书首辑推出,汇聚徐悲鸿、黄宾虹、齐白石、傅抱石、张大千等20位近现代名家精品力作——书中的每一幅作品,均是从公私收藏中甄选佳作,且多数为首次亮相。彼时,美术事业和艺术市场均步入快速发展期,这套图书以超拔的内容品质,成为业界公认的“极品”,抑或是一股清流,为良莠不齐的美术出版行业建立起良性评价机制,也强化了美术界的时代经典意识。又因丛书统一采用庄重的“中国红”烫金书画的装帧风格,被赋予“大红袍”之美誉,成为美术出版品质与权威的象征。

如今,人民美术出版社为这段历史锚定新坐标:近期,“人美大红袍”注册商标,30多年约定俗成的人美“大红袍”称谓,实现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认证的注册商标的跨越。这一变化并非简单的名称更迭,更是对过往乱象的回应,对新时代美术出版价值重塑的宣告——以商标注册为起点,延

续经典品质,拓展艺术门类,将“人美大红袍”作为推动美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让文化品牌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承载着前辈心血与业界期待,“人美大红袍”的再出发,当有怎样的担当?

百年前,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他对进步的美术家协会的看法,其中提出的观点至今仍具深刻指导意义:“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

“人美大红袍”再出发

李红强

鲁迅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其对美术的洞见同样指引着百年来中国美术的发展。积极引路先觉的“人美大红袍”,更要紧扣百年来美术事业发展的主流追求。过去,“大红袍”曾划分为“中国近现代”和“中国当代”两个系列。但正如靳尚谊先生所言,美术领域的“当代”更多指向装置性、观念性的艺术形式,若用作历史分期并不严

谨。新的“人美大红袍”将深入百年美术史的深处,触摸艺术现代性的足迹,发掘几代美术家融合中西、开拓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梦想。由此,丛书将仅设“中国近现代”“中国现当代”两个系列,以“现代”二字的标定,凸显百年中国美术长河的本来与绵延不绝的艺术理想。

再出发的“人美大红袍”,还要立足新现实,积极拥抱科技的进步。当下,跨界融合已成趋势,美术在细分领域上的专深和学科间的无限交叉融合,正催生艺术新形态,既重塑美育教育,也拓展艺术传播路径。“人美大红袍”当顺势而为,不再局限于中国画的出版,向油画、版画、雕塑、书法篆刻等艺术门类敞开大门,尽显中国美术的多元魅力;不再局限于纸质书的出版,借数字技术、新媒体艺术搭建可视化“艺术场景”,让高品质的美术出版以更鲜活的方式触达大众。

我们期待,“人美大红袍”不仅是一套丛书,还是鲁迅笔下那种“能引路的”力量,更是百年中国美术坚守文化主体性的结晶。

(作者为中国美术出版社社长)

